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水東日記卷十九至二十四

詳校官侍講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曾效

謄録監生臣張鴻恕

水東日記卷十九

明 葉盛 撰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朝宣聖五十五代襲封衍聖公臣孔克堅於謹身殿同文武百官面奉聖旨老秀才近前來您多少年紀也臣對曰五十三歲也上曰我看您是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您勾當您常常寫書與您的孩兒我看他資質也温厚是成家的人您祖宗留

下三綱五常垂憲萬世的好法度您家裏不讀書是不
守您祖宗法度如何中您老也常寫書教訓者休怠惰
了於我朝代裏您家裏再出一箇好人可不好二十日
於謹身殿西頭廊房下奏上位曲阜進表的迴去臣將
主上十四日戒諭的聖旨備細寫將去了上喜曰道與
他少喫酒多讀書欽此宣聖五十五代襲衍聖公臣孔
克堅稽首頓首百拜謹記洪武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皇
帝御端門文武百官早朝宣聖五十六代襲封衍聖公

臣孔希學預列班中上召臣問曰爾年幾何臣希學謹
對曰三十有九上曰今去爾祖孔子歷年幾何臣又對
曰近二千年矣上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
也為爾祖明綱常興禮樂正彝倫所以為帝者師為常
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所
不通故得為聖人如問禮於老聃學琴於師襄之類此
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其大如斗其
赤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遣使問於爾祖爾祖曰此

萍實也問何以知之荅曰昔吾聞諸童謡云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不忘况道德之與旨乎今爾為襲封爵至上公不為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廕歟朕以爾孔子之裔不欲於流官内銓注以政事煩爾正為保全爾也爾若不讀書孤朕意矣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昏蒙未開不肯向學自冠至壯年有室血氣正盛百為營營亦無暇好學爾年近四十志慮漸凝定見識漸老成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明師良友晝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

四方之人知爾之能俱來執經問難且曰此無愧孔氏子孫者豈不美歟然四體之動乃德之符步履進退必用安詳不可欹斜飛舞久久習熟遂為端人正士朕今宛曲教爾爾其自擇還家亦以此教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臣叩頭辭謝而退謹備書如右裝潢成軸歸家嚴置堂中儼如對越天威無咫尺之間天語諄諄亦朝夕在耳誓於修身繕性日致其功而不敢有負於聖恩云宣聖五十六代襲封衍聖公資善大夫臣孔希學稽

首頓首百拜謹記

太宗文皇帝御製重修孔廟碑文道原於天而畀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聖相傳一道而已周公没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者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夫道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亘萬世而敢有異辭焉嗚呼此孔子之道所以為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實與天地同其久遠矣自孔子没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之陟降遇大有為之君克表章之則其致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有足稱者矣朕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

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逹天下並建廟學頒
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孔氏子孫世襲
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人為曲阜縣令文學宫以教
孔顔孟三氏子孫嘗幸太學釋奠孔子竭盡嚴敬尊崇
孔子之道未有如斯之盛者也朕纉承大統丕法成憲
尚推孔子之道一皇考之所以表章者若此其可忽乎
乃曲阜闕里在焉道統之係實由於兹而廟宇歴久漸
見隳弊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畢

工宏邃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但凡觀於斯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輔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焉遂書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畀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為高惟道與參惟地為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月攸趨敦叙有彛本於聖謨仰惟皇

考聖德是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予祇述詎敢或懈
聖緒丕承儀憲是賴巖巖太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工
祝有嚴鼓鐘鍠鍠璆磬戛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
士類世有賢才佐我大明於斯萬年永樂十五年九月
十九日立石衢州之孔世嫡也讓爵闕里事詳見傳記
衢孔宣聖五十六代孫漸陽訓導希鳳處見二聖尊崇
孔道之實謹録如右
上諭山西潞州壺關縣儒士杜斅昔之御宇内者無倖

位無遺賢致時和而世泰蓋由善俻耳聰目明之道所以士仁者樂從其遊輔之以德間有非哲者處於民上則倖位遺賢亦俻矣今朕才疎遺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爾博學君子齒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餘則策杖來朝果可作為加以顯爵與朕同遊故茲勅諭洪武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遣內使趙通齎勅臨門名斆之孫矩正統六年山西鄉試舉人國子監生齎捧成化改元天詔至廣偶及乃祖在高廟時榮

遇之詳蓋數博學儒者六十九歲赴召任四輔夏官兼太子賓客位列三公都府之次寵眷極隆厚君臣有唱和詩甚多有誥勅宸翰多尚存於家矩皆能成誦已上勅旨蓋其一耳數七十一辭歸令終云

宋文鑑上中下凡一百五十卷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呂祖謙奉旨銓次曰賦曰律賦曰四言古詩曰樂府歌行附雜言曰五言古詩曰七言古詩曰五言律詩曰七言律詩曰五言

絶句曰六言絶句曰七言絶句曰雜體曰騷如騷者亦附曰
詔曰勅曰赦文曰册曰御禮曰批荅曰制曰誥曰奏疏
曰表曰牋曰箴曰銘曰頌曰贊曰碑文曰記曰序曰論
曰義曰策曰議曰説曰戒曰制策曰説書曰經義曰書
曰啓曰策問曰雜著曰對問曰移文曰連珠曰琴操曰
上梁文曰書判曰題跋曰樂語曰哀辭誄附曰祭文曰
謚議曰行狀曰墓誌曰墓表曰神道碑銘曰傳曰露布
前有成功從子所叙編書始末曰淳熙丁酉孝宗因觀

文海下臨安府令委數官校正是刋行其年冬十一月翰林學士周公必大直奏事語次及云云上大以為然一日參知政事王公淮李公彦穎奏事上顧兩參道周公前語俾舉其人李公首以著作佐郎鄭鑑為對上默然顧王公曰如何淮對以臣愚見非秘書郎吕祖謙不可上以首肯之曰卿可即宣諭朕意且令專取有益治道者王公退如上旨召太史宣諭太史承命不辭即闗秘書集庫所藏及因昔所記憶訪求於外所得文集凡

千百家搜檢編集手不停披至次年十月書乃克成未及上而屬疾上聞之一日因王公奏事問曰聞呂某得末疾朕固憂其太肥向令其編文海今已成否王公對曰呂某雖病此書編類極精繕寫將畢方欲繳進適值有疾故未果上甚喜曰朕欲見諸臣奏議庶有益於治道卿可諭令進來王公即使其從具宣聖諭久之乃以其書繳申三省投進書既奏御上復諭輔臣曰朕嘗覽其奏議甚有益治道當與恩數又聞其因此成病朕當

從內府厚錫之已而降音呂其編類文海採摭精詳與除直秘閣又宣賜銀絹三百疋兩中書舍人陳騤再上繳章上皆留中不行騤罷去既而賜名皇朝文鑑且令周公必大為之序下國子監板行有娼者密奏云文鑑所取之詩多言田里疾苦之事是乃借舊人作以刺今又所載章疏皆指祖宗過舉尤非宜於是上亦以為鄒浩諫立劉后疏語訐別命他官有所修定而鋟板之議遂寢太史之取鄒公諫疏非他昔鄒公抗疏之後即遭遠貶其後還朝徽宗勞若之且問諫草何在鄒公

失於繳奏同輩曰禍在此矣既而國論復變蔡京令人偽撰鄒公諫草言既鄙俚加以狂奸騰播中外流聞禁中徽宗果怒降詔有姦人造言之語鄒公遂再貶太史得其原疏故特載之

自太史以病歸里深知前日紛紛之由遂絕口不道文鑑事門人亦不敢請故其去取之意世罕知者周益公既被旨作序序成書來以封示太史太史一讀命子弟藏之蓋其編次之曲折益公亦未必知也今間得於傳聞以為太史嘗云國初文人尚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蘇黃門諸公之文

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有聞於時而其文不為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於朝不為清議所予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又嘗謂本朝文士比之唐人正少韓退之杜子美如柳子厚李太白則可以追逐者如周美成汴都賦亦未能侈國家之盛止是別無作者不得已而取之若斷自渡江以前

蓋其年之已遠議論之已定定而無去取之嫌也其大畧若此太史旣病南軒以書與晦翁以為編次文鑑無補治道何益後學而晦翁晚歲嘗語學者以為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則取五鳳樓賦之類其所載奏議皆係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著眼便見蓋非經濟録之比也經濟録趙公丞相缺

豈南軒未見其成書而朱公則嘗深觀之耶

臨江劉公清之又以為此即删詩定書官使衆材之意葢亦善觀此書者故備列之以俟知者相與審訂焉從子喬年謹書

清江黎恬潛㪅觀過稾云何忠字廷臣荆州人永樂中監察御史辛丑應詔言事出為交阯知州遇寇難從容賦詩駡賊死曁予還陳其詩總戎以聞詔褒異云何公詩予少時已能誦習曰萬里孤臣久困時腹中懐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

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
叛夷潛輝亦公同時陜西道御史後終春坊諭德有和
公詩六首云憶共霜臺抗疏時誓將忠義作吾師繡衣
不識當朝諱青史何煩後代知一世遭逢眞有分半生
出處實難期朝廷公道恩如海超拜還同牧遠夷憶昔
南荒作牧時復承恩詔入京師死生有命憑誰訴榮辱
無驚秪自知策上漢廷心獨苦書成梁獄事堪期陽春
忽布除羅網五馬翩翩出等夷與君相見政平時共說

名慚柳士師撫字推誠循吏出纂修應辟故人知蹉跎
歲月應堪歎須洞風塵不可期回望京華九重上皇風
何日蕩淮夷萬里君逢冠難時孤城幾處困王師身還
已受元戎筭腹奏須陳聖主知荒徼藹危良共惜蠻酋
變詐本難期可憐失路風塵裏霄漢迢迢隔遠夷憐君
罵賊殞軀時孤節能輕百萬師詩句承留千載誦封章
上奏九重知聖恩優渥褒何重君道昭垂慰所期哀悼
不勝慚後死臨風揮洒思難夷太運重開際盛時遠陲

無復動王師再生似我誠何補一死如君許共知貞節重煩良史傳素心應與古人期杲卿已矣張巡遠愧和新詞恨不夷

元世祖渡江次鄂駐驛於黃鵠山大別形勝正當睿覽問諸父老曰山頭石磯何名呂公對曰唐有道人呂其姓者吹笛其上故名又曰唐以前何名皆不能對一老叟對曰古傳為大禹治水成功之所後人訛為呂公也帝大悅大德八年賜廟碑此事與論時苗留犢及漢高

眼孔小等語皆卓識也

水東日記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水東日記卷二十

明 葉盛 撰

南雄楊氏譜本蜀唐祭酒派兩淮運副有文正統初所重修宗人東里公有序有文一弟在太學一子為弟子員家藏虞文靖公所撰衡州府君墓碑猶存予今已得兩閱其譜矣為存虞公一帖於此見前輩雖數字一簡關繫亦甚大可以示法後人也詩書門戶眞情相問兩

語是已集記事奉復子牧孝廉賢表姪前年別後正以不得一信常在懷抱敬仲來知克襄大事而又有季父之慼何慶門之連有變故如此出蜀萬里詩書門戶之托不輕竊惟節哀自彊以副故人親友之望君懷令叔遠館時節方一歸去年喪母喪女喪媳婦更自貧苦然老人夫婦却粗安耳此後有便真情相問不必作為文章但得時相知足慰老懷也地遠無由相見賢昆仲各宜保愛不宣集再拜

張篠庵有秋臺清話未成卷間見其斷簡云景泰甲戌冬予以考滿便道東歸養痾於郡城定惠寺見珰上人望度上有舊書曰雪庵長語曰西齋和陶集皆蠹侵鼠食編簡錯亂取而閱之惜其文之奇而將就湮泯也錄其一二於左以備遺忘云

雪庵者元僧雲中人頭陀教大宗師任昭文館大學士雪庵蓋其號也俗姓李氏字玄暉其題顯宗墨竹詩云春漪承華睿思舒墨君別有聖工夫如何整頓乾坤手

不寫皐陶大禹謨題三山萬歲峰詩云一沼曾教役萬
民一峯曾使九州貧江山假設方成就真箇江山已屬
人范蠡歸湖圖云名遂功成泛五湖知幾千古擅良圖
向教勾踐堪同樂不識先生肯退無夷齊圖云乾坤分
得聖中清一節能為萬世經殷滅周衰幾今古首陽山
色愈青青題平陽龍神張誠叔别業長歌云始山之東
山之隅龍神風物美且都泉清封茂田膏腴中有太古
仙民居云是先人之故廬龜趺千字存遺墟右岡左林

跨修途前潭後阜開畫圖柳据竹塢當門閶藥畦花圃相營紆三間茅屋藏堪輿延賓有齋爨有厨壁間縣琴架積書文楸在榻酒在壺棣花春風歡友于紫蘭芝草羅庭除田蠶春碓賈陶漁牛羊騾馬雞豚鳧絲麻委婢耕委奴歲時足以供百需打門未始驚追胥遶屋時聞幽鳥呼主人況乃非世儒王門肯曳鄒枚裾胸中素有廊廟謨寘鴻未可世網拘振衣歸來弗躊躇青鞋布襪竹杖扶南牕寄傲忘居諸一觴一詠日自娛高情澹澹

寄太虛出岫野雲同卷舒寛兮綽兮矩不踰優哉游哉
樂有餘人間有此安養區輞川盤中未必如平生我亦
山澤癯所經佳勝神與俱田園至樂獨讓渠知君之樂
孰若吾自笑才非陶謝徒作詩儘荒其可無
西齋亦元僧其謝事檇李歸和陶歸去來辭韻曰歸去
來兮至今丁年初得歸山川鬱其在目霜露慘以增悲
登高臺以遠望見蜚鳥之相追老冉冉而多病眎濛濛
而半非臨滄浪以濯足製荷芰以為衣忘余身之固陋

究聖學之玄微長江東注急景西奔落葉掩地寒風動
門齒剛斯毀舌軟則存嘉此散木鄙哉犧樽縱眉斧以
伐性恃神藥而駐顏肅遠賓而傲主家不知其所安歷
七日以來復始一陽之閉關積涓埃之近效進海嶽以
遐觀莊夢中而蝶化丁華表而鶴還古同風於丹穴今
異俗於烏桓歸去來兮集書而燕遊文或繁而或寡義
余取而余求因翰墨以寫懷樂簞瓢以忘憂植春蔬於
近圃觀秋稼於平疇挈人扶杖童子命舟覽烟雲之變

態吊草木之荒丘水有源而難竭萍無根而易流何許由之耿介傲唐堯以歸休已矣乎假令千載終有時金玉滿堂豈可留正當委運隨所之寒暑隨遷謝去來不失期事道茁之蕃茂等農事之耘耔招彭澤以入社擬寒山而吟詩齊大椿於朝囷良自信而絕疑其和閑情賦作正情賦曰若有思於明哲表獨立以冠羣服蘭荃與蕙茝芳酷烈其彌聞恐嚴霜之早降俾衆草之不芬無長繩以繫日矯壯志以凌雲及芳馨之未衰求榘矱

而自勤嗟王事之靡盬慨民徭之方殷欲從令以變節非學古之所欣尚丹青之炳燿賤黑白之糾紛鬱潛居而晝短塊危坐而宵分月色入戶松聲湍軒遊魚躍波棲鳥在山聊賦一章或揮五絃爐薰靜汎燈火餘妍儼神交於夢寐應易象之文言必中正而為吉苟淫邪而作僭勉純誠於終始消悔吝於後先神要渺而莫測體虛徐而屢遷夢春和而命駕涉原埜以尋芳懼流連而不返狗聲色之無央夢朱夏而飲水託華欀以芘身懼

余心之內熱衣被汙而求新夢步月於秋郊喜良友之隨肩懼悲歡之沓至猶薪火之交煎夢孟冬而塞向任沙礫以飃揚懼玉妃之見欺添青女之晨粧夢楊舲於鉅海問蟠木之春秋懼波濤之洶湧遵平陸而改求夢祝融之故墟繞衡嶽以回旋懼炎埃之眯目中怵惕而難前夢流沙之可度指華夏以正東懼身熱而首痛驚壤隅而不同夢大荒之遐裔考金闕之幾楹懼寒風之裂膚併龍燭而失明又升降於兩儀曾不能以一握忽

睡覺而形開竟天懸而地邈如呂生之授枕若昭氏之
廢琴野蒼茫而向曙鷄寂寞而收音索夢境而不得妄
纏綿於此心吐陽光於東嶺韜晦魄於西林蠲六幕之
浮想惜四時之分陰啟生靈之大本發曠古之幽襟就
深厲而淺揭違枉尺而直尋傷聖道之將絕出蓬門而
永歎日逍遥以舒憂歲荏冉以異顔燕當去而逼社鴈
初來而戒寒送歸雲於隴首迎落葉於林端嗅巖菊以
延佇望沙鷗之往還悼干戈而俗弊空杼軸而財殫泪

流殍以相接余何心而獨安瞻鳳闕之九重冀龍鱗之一攀於時燕臺露冷易水風凄顧影躑躅臨岐徘徊庶寫情於金鏡容抗論於玉墀必皇天之無私惟蒼生之可哀補袞衣之有闕扶柱石之將摧矧米鹽之細務又何足以縈懷慮虎豹之守闗待鳳凰之來過鳳翔翺而遠引乏舟楫以濟河但含毫於草澤徒洒淚於烟波寄捫虱之遠韻續飯牛之高歌願時康而物阜豈室邇而人遐和九日閒居詩云閒居愛重九使我念陶生但取

杯中物不貪身後名季秋霜始降向晚月初明草際亂
蟲語林梢殘葉聲疏籬采叢菊小嚼扶衰齡美酒既滿
樽一吟還一傾田園自可樂圭袞何足榮貴賤各有志
好惡吾無情所以君子懷悠然歲功成其居秦川正月
初追念疇昔和遊斜川詩云日月更出入何時得番休
古人厭長夜常欲秉燭遊散亂北歸翼蒼茫東逝流輕
飈拂海霧遠景分沙鷗適野見漁樵杖藜赴林丘羣松
何錯落乃與襟蔓儔譬彼丈夫雄兒女互相酬却立冰

雪間爾曹無愧不陽春降德澤草木解陰幽但事食與
眠其他非我求和怨詩楚調亦麗主簿鄧治中云淵明
性嗜酒燭理本昭然楚調豈懷怨宋詩猶紀年明徵性
有在造物初無偏均彼雨露功異此肥磽田麗鄧又相
知往來同故壓論文終朝樂枕麴竟夜眠但使名萬古
何須獄三遷親朋滿中外圖史散後前時復寫我懷陶
泓染松烟悲歌亦不惡適意斯為賢真間新蟬和和郭
主簿前篇云新蟬何處來鳴我高槐陰流水欲入屋好

風自開襟床頭一束書壁上三尺琴琴以散哀樂書以通古今所幸車馬稀非邀里人欽虛名如北斗有酒不能斟縱洗鷄鶋耳寧知鐘鼓音陶潛初罷職蘇軾未投簪莫改麋鹿性常懷烟癯深仲秋有感和後篇云皇天分四時白露表佳節最愛潭水清猶如鏡容徹蟾蜍出復没絡緯聲欲絶靜卧深夜起仰觀衆星列流水可嗟吁附勢非俊傑身即大患本家無不死訣且餐籬下菊兼吸林中月中夏示張養元和次胡西曹示顧云何人

製團扇為我邀涼飈新竹已解籜早蓮欲垂衣高堂金
博山中篆碧縷微裊客稍進簟呼童剰烹葵洒然煩襟静
覺此暑力衰蕉葉映棐几援毫時一揮居閒不勝樂見
事無乃遲坐念十載前奔走令心悲庚戌阻風和庚子
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規林前篇云自古嘆行役我今
始知之山川一何曠巽坎難與期崩浪聒天響長風無
息時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園林好人間良可
辭當年誰有幾縱心復何疑送董國賢任奉化州別駕

和於王撫軍座送客云滄江風露冷綠野花草腓天遠
孤鳥沒海深衆流歸高賢少許可盛德方瞻依昨旦欣
來聚兹晨悵言違直因山川近良免徒馭悲握手多交
舊名藩借光輝疲民望已深別駕未可遲簿領有餘暇
道路不拾遺
天順四年過南京見夏時正寅郎中手臨范文正公與
監簿兄家書六因亦臨得此本丈字即丑字也此書校
集本同欽處是問也二字不備以後集無

仲淹拜上三哥監簿伏惟尊體起居萬福制恩擢貳樞府此蓋祖宗之慶下及家世累讓不允今月二日已簽署勾當至十二日蒙恩改叅大政尋面陳利害已得旨依讓且在西府相次必出廵邊不知甚日入京相見小三郎已就聖節奏得試監簿諸骨肉各安吉相次專差人去存問丐相戒約勿煩州縣如輒興詞訟必奏乞深行請三哥指揮兒姪知委保重保重不倫弟仲淹拜上監簿三哥座前三嫂郎娘各安

卭復孺先生家藏老蘇大全文集四十五卷東坡大全文集東坡集四十卷東坡後集一十卷東坡奏議十五卷東坡內制集十卷樂語附東坡外制集上中下卷東坡和陶淵明詩四卷東坡應詔集十卷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欒城第三集十卷欒城應詔集十二卷老蘇集前書坊識云東坡大全集一百七十卷實則不足楊文貞公云嘗錄於胡祭酒家東坡外集起二十五卷至九十卷若然則此書尚多也此是細字小本老蘇板稍大松江啓東白和尚所藏大本東坡集四十卷又二十卷奏

議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十五卷前有御製賜蘇嶠序又有小字大本前有誥詞并嶠謝表及黄門所為乃兄誌銘云邵書令陳宗信買得東白書今在吉安周文襄公家

吉安程源伊知府處見文山文集道體堂元編二書共八冊元序俱乃大字行書刻亦精明但二冊是抄本乃知吉之士人家固宜尚有之不獨禁中也

景泰辛未廷試監預彌封徐侍講珵受卷陳御史同年

叔紹等監試正午忽大風驟起黄塵漲天侍講曰今日
譬之人家納婦贅壻而變異若此進士中他日其有小
人僨事者乎良久一貢士紙卷為風所颺半空去呼之
至乃濬縣王越也云文已成尚有藁底在盛謂叔紹當
入奏庶不誤此生三年叔紹遂執筆至奏尾思而未得
盛曰以全盛典侍講曰當矣偕叔紹至兵科書奏適書
奏監生皆已出不得已盛為自書之既而得旨禮部再
給紙卷是科諸進士紙卷皆盛手封惟王越卷獨長成

凱卷以病錄正不完不得封二卷人皆能識之抑庵王先生謂成卷不胡說王越策能引漢傳士修於家而壊于天子之廷語衆以其能言皆傳觀焉又是日東閣讀卷陳閣老已得三卷赴南房嚮西紙窓圈寫三卷外尚餘周興等六七卷未有所歸蓋先是二甲三甲卷皆陳手自判定封置他所商弘載至以兩甲既皆定因判六七卷之外封白頭等予所親見也俄頃王抑庵拉陳至戶外附耳數語陳倉皇入內索所謂六七卷者即得首

卷喜而入頗聞此卷始得柯狀元潛而初三卷內摸出

一卷則吳匯也

水東日記卷二十

水東日記卷二十一

明 葉盛 撰

丞相益國周公詞科舊稿後刻益國親書一跋云紹興丙子四月予仕行在和劑局門官適乳媼姚氏病甚問占黑象其繇云藥不蠲痾財傷官磨困於六月盡祈安和此人數為予畫卦影多驗五月旦姚媼果没深以六月為憂迨晦日同僚舉酒相慶而是夕焚廬之災作初

所居在漾沙坑與運屬王某共席屋數椽動息相聞王夜醉奏圊其婢挿紙燈於壁火然而走延燒首及予家老幼已熟寢比驚寤小兒方在襁褓僅能挈之以逃生計一空其實被焚纔數十室而周樞密茂振麟之為著作佐郎亦預焉其從叔方崇執法殿中而馮舜韶為監察御史宰相欲媢方崇張大其事以為茂振地自三省樞密院至三衙皆致銀絹未閱月遷著作郎隨擢起居舍人時臨安帥韓尚書仲通知火自王氏以其為馮舜

韶妻弟不敢問執予小童抑使伏辜於是三省勘會周
其係見任官不能防謹火燭致延燒居民理宜懲戒有
旨放罷朝士多勸予訟冤力既不敵又卦影明言財傷
官磨豈復尤人徑參部欲擬福州永福簿會外舅王彥
光除守廣德攜拏依之將買舟還江西待次外舅力勉
予試詞科予以未嘗經意辭外舅激曰君懷安耳迫命
撰所業二十四篇投禮部適姻戚吳武陵為郎官即給
符收試小兒未周歲吐利頗殆外舅曰我能調理君自

入都歲莫怏怏而行適值高宗更化湯中示鵬舉知貢舉人憚其嚴懷挾傳義頓絶予與韓無咎元吉頗記舊書而韓筆力遠出予右初聞欲取二人衆議不同予偶中選循一資堂差金陵教授周茂振已為三字制詞云左迪功郎周必大國家自紹聖以來設詞學一科搜取異能之士行之既久所得為多肆朕中興斯文益振今試於春官數十輩而爾以粹文獨與斯選技尤若此陞秩匪褒姑游泮宫以竢甄擢其後黍歷清貫實基於此

乃知事皆前定人力何有因龍泉彭元之以閩中刋予程文及所業相示請正訛謬併書以遺之為安分不爭者勸嘉泰壬戌重陽日平園老叟周必大書王彦先先生吾邑人高孝兩朝名臣其事行略見邑誌葢尤以知人見稱他如侍御史樂庵江都李衡布衣流落一見即歸以女弟參知政事石湖范成大蚤孤廢業勉喻切至加以詰責留之席下程課甚嚴後來周丞相李樂庵范石湖皆卓卓大儒名臣然則先生之鑒裁亦何可得

哉惜乎後嗣無聞遺墓湮晦已作燔屍之所誌石近年亦被盜發屬之他姓獨旁近一橋尚呼王官人耳奈何

鄉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太祖皇帝尤注意焉嘗覩前吏部尚書崐山余熂茂本所為鄉飲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餘干縣誌所載則又云行於五年八年未知孰是併錄於此以竢考徵余序曰

皇帝龍飛十二載特詔天下行鄉飲禮崑山縣人臣李無逸尚義讀書時為萬石長奉詔惟謹延即其鄉賓禮

耆英遠近畢至則有若周壽誼年百有十二歲皤然在席九十八十七十者坐以齒盛升降揖讓拜俯周旋之儀獻酧有容讀法胥告觀者如堵牆莫不感化翕然已而醉者扶歸者歌髮白欣欣笑言載途鄉士大夫紀其事而詠之吾友余彥智以書走京師求余引其端久弗克為其請盈堅嗚呼鄉飲不行久矣黃鮐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目不識賓介之儀葢百有餘年矣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代之曠典一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逸

生逢聖世獲覩盛禮之行乃能率先鄉人峩冠博帶與龎眉皃齒雍容揖讓於尊俎之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閭門比鄉黨為勸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道者矣世有藏鏹數百萬即為富家翁烹羊炰羔舉觴浮白挾吳姬侍趙女彈箏搏拊歌呼嗚嗚以極一時之樂烏識所謂鄉飲酒禮者哉聞無逸之風亦可少愧矣使鄉鄉如無逸則古禮不難復而况孝弟可興風俗可厚其機一寓於兵乎吁紛紛百卉中見此孤蕙蘭亦君子之所與也為

我謝曰聖天子在上善自律以化其鄉人他日璽書惟
汝嘉尚勉旃哉洪武巳未春正月既望承勅郎同縣余
熫叙志曰里社鄉飲酒讀律儀式并圖洪武五年五月
初四日朝廷降鄉飲酒讀律儀式命有司官會同儒學
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之使民知禮知律每歲孟春正
月孟冬十月百家為一會共偹酒肴有粮長者粮長為
主席無糧長者里長為主席如坐以賔之年最長者居
中衆則序齒居左右主席者居其末坐定選一人讀律

及宣申明戒諭既畢行飲酒禮拜則年長一倍之上者坐受長十歲者立受相若者抗盞參酌唐宋之制也時本縣未之行八年又命下知縣畢福行之每都以大户率士民於申明亭上讀律戒諭飲酒致禮風俗翕然而變可謂盛矣

王叔英字原采天台人洪武戊寅知漢陽縣事多惠政有四月禱雨文三首其詞曰維年月日具位其官敢昭告於風雲雷雨之神本府山川之神本府城隍之神曰

天不施雨澤於茲土殆三越月矣斯土之民實以官多役衆大困於差徭固有得雨而不暇耕者況失雨而使之不得耕乎固有已耕而不暇種者況失雨而不得種乎且今時將夏半矣及今而雨則秧未老者尤可種已老者猶可再育過此不雨則毋既老者不可種欲再育而時已失夫種而不獲者有矣孰有不種而獲者乎民於此時固有乏食已久而屢害於飢餓者矣況至秋而無穫其何以為生乎是則民命生死之機實決於此為

官而食禄於是土者視民失所而不能救固為官者之恥也為神而血食於是土者視其民失所而不之救豈非亦神之羞乎借使神為縣令者徒有愛民之心而未有仁民之政徒有憂民之志而未能去民之疾或以是而警之或以是而罰之則斯民何罪而被此波及之禍乎今叔英謹齋潔以告于神如或者以縣令涖事未久終能蘇息是民而姑待之姑恕之則宜即賜之雨以慰斯民之望或者以縣令終無能為或反有病於是民則

宜亟罰之亟誅之止及其身足矣不當使斯民亦蒙茲
濫罰也叔英今謹待罪於壇墠之次自今日至於三日
不雨至四日則自減一食至五日不雨則減二食六日
不雨則當絶食飲水以俟神之顯戮誠不忍見斯民失
種致饑以死而獨生惟神其鑒之惟神其哀之　其自
今月二十三日禱雨於神神於是日及夕即大降之雨
次日之晨以神之施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謹告
於神俟命于齋宿之所至于今日雨意有加未已竊以

即今惠澤既已厭足不可有加蓋雨三日為霖過則為災況今田麥尚有未收穫者多雨則腐不可食而禾田雨多則水溢而秧不可種近種者亦浸傷而不可活過則為災其實如此神不可以不鑒而憫之自今日以前之雨神如果以憫斯民之病從其縣令之請而降也則乞神之大惠止於今日令既告于神宜還俟命於次必待神之斂惠天色霽朗然後敢辭謝而退如至明日雨復不止是必神有罪於縣令也亦不敢復謁於神矣當

自二十七日始如前日之誓日減一食如不得命必至於絶食以俟神之顯戮惟神察之　其於今月壬戌以天久不雨斯民過時失種必將致饑以死故於其夕齋宿於神之壇次翼日癸亥用禱於神神即日大賜之雨甲子其以神惠未已不敢自休以褻靈貺故俟命于次乙丑以雨勢未已又懼其過而為災復禱於神乞以歛惠又即於其夕雲收天霽通邑人民莫不歡喜祈雨而雨祈晴而晴感應之速捷於影響顧我何修而能致此

方其初欲禱雨于神也或者以謂時將雨矣何以禱為及其既雨也或者以謂雨自降耳豈禱之能致及乎雨勢未已欲俟神之歛惠而後退也或者以謂此梅月之雨宜未即已不可以俟其皆不顧乎人言而獨求乎神意卒致感應若此神之意豈不以其雖未有仁民之政而已有愛民之心乎雖未能去民之疾而已有憂民之志乎是則神之於此非徒以勸其也乃所以勸凡為民牧者使以愛民為心憂民為志則可以交於神明也豈

徒為其一人之私哉其之為是言非敢誇功於人也乃歸功於神耳非敢求德於民也乃歸德於神耳夫神之功德於此雖有犧牲不足以為謝惟當念神之功而益以勤民為職體神之德而益以恤民為務是乃所以為報也是乃所以為謝也若夫區區世俗非禮適足以為神之瀆耳故不敢施於神惟神其鑒之

黄氏日抄凡十七卷宋乾淳中慈溪黄震東發所著一之三十二讀孝經論語孟子毛詩尚書周易春秋禮記

周禮三傳孔氏書三十四之四十五讀周程張朱南軒東萊勉齋龜山上蔡和靖横浦象山復齋温公元城上蔡延平徂徠安定諸儒書四十六之五十讀史記漢書三國志南北史唐書五代史宋名臣言行録五十一之五十四讀蘇子古史汲冢周書國語戰國策吳越春秋越絶書春秋世紀春秋左傳東萊大事記諸雜史五十五之五十八讀老子莊子荀子揚子文中子曾子子華子管子列子墨子文子亢倉子關尹子鶡冠子鬻子商子

韓非子鄧析子真子公孫龍子尹文子淮南子抱朴子
劉子聲隅子化書子家子呂氏春秋素書新語賈誼新
書新序說苑春秋繁露論衡申鑒乾鑿度易緯稽覽
周易通卦驗參同契古三墳書孫子吳子司馬法李衛
公問對尉繚子三略六韜陰符經五十九之六十八讀
韓柳歐陽東坡南豐荆公涪翁浮溪而湖水心諸家文
集六十九至終卷則其所自著奏劄申明公移講義策
問書記序題跋啓祝文祭文行狀墓誌銘其為言一主

濂洛關閩之說多所發明葢歸然一正學老儒也又有古今紀要十九卷起三皇終宋神宗君臣事畧當與曾先之史畧並傳最便於篋衍行李及初學之士惜乎有未精詳處其亦未成之書歟

按越志云令餘干縣吳正道東隅人明六書許愼說文有不足者補之臨川吳文正公澄問曰模楷二字假借乎曰取義也曰何以取木為義曰昔模木生周公塚上其葉春青夏赤秋白冬墨以色得其正也楷木生孔子

塚上其餘枝竦而不屈以質得其直也若正與直可為法則況在周孔之塚乎問曰出何書曰出淮南王安草木譜又問禽獸二字曰禽即獸也曰兩翼為禽四足為獸何以為即曰禮不云乎猩猩能言不離禽獸鸚䳇能言不離飛鳥澄大敬之有六書原六書通證六書淵源圖澄為作序

今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僞為小說雜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楊六使文廣北人喜談如繼母大

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抄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癡騃文婦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為女通鑑有以也甚者晉王休徵宋呂文穆王龜齡諸名賢至百態誣飾作為戲劇以為佐酒樂客之具有官者不以禁杜士大夫不以為非或者以為警世之為而忍為推波助瀾者亦有之矣意者其亦出於輕薄子一時好惡之為如西廂記碧雲騢之類流傳之久遂以汎濫而莫之捄歟嘗考之呂文穆公微時渇睡漢饐瓜亭寒爐撥灰事頗見傳記今

從而飾之曰他日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斬執役人其妻因反撥灰詩諷之云云又嘗有鴟吻詩諷之曰獸頭元是一團泥做盡辛勤誰不知如今擡在青雲裏忘却當初窰内時噫豈其然乎

李易安武陵春詞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玩其辭意其作於序金石錄之後歟抑再適張汝舟之後歟文叔不幸有

此女德夫不幸有此婦其語言文字誠所謂不祥之具
遺識千古者矣

水東日記卷二十一

水東日記卷二十二

明 葉盛 撰

周禮一書漢以下名儒率有評議然莽用於漢安石用於宋皆不効者雖非其人要之時異勢殊斟酌損益難乎其人矣善乎先儒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斯言盡之矣吕成公嘗序周禮陳龍川有周禮發題葉水心亦有黄文叔周禮序皆不可不知

序曰周禮古帝王之舊典禮經也始於太古成於周故曰周若昔生民有欲而無禮乃亂胥戕胥虐人類且盡惟皇上帝哀我民無盡劉首生聖人本性植禮以養天下惟爾靈承罔敢暇逸迺始仰乾順坤以奠崇卑沿山襲川以位貴賤相生者為父祖子孫相治者為君臣民物相合者為兄弟夫婦賓主朋友三者建而天下之為大紀者定民始得胥敬愛胥保惠以有其躬以至於茲今日皇乎篤哉皆古禮之遺澤也然自剖極立元掀規

兆榘民生未繁王業未鉅以故樸而弗彫伉而弗文若
作室家既基既宇而丹雘塗墁之未具日增月加以至
於大成實有待於來世也粤若稽古陶唐氏作視包犧
之禮已寖克有成九族萬邦黎民四時百工之道固已
煥乎其不可掩也有虞氏夏后氏率沿而增賁之禮樂
日新法度日著稽典揆謨維見可覩若七政若六宗若
五瑞若四狩若九官十二牧若六府三事三壤庶貢皇
皇乎帝王之倫典也而繇後視前尚曰弗縟忠質相病

未有殫極及於周而王道成焉當是時也世變極治體備文武成康四聖代作周召毛畢衆正悉登九土清晏八荒會同於以纂四代之彌文為萬世之極則乘時應機若晝必彗確乎其不可拔也越成王即位之七年太師兼冢宰臣旦定都於洛京以措太平於千萬年始具經禮勒為成書識一國號兹用詔久傳遠垂範無極蓋自堯舜至是凡二千餘年而是書始出則禮既大備而不可復加矣嘗試迹之凡宇宙之間一物一名無鉅細

無遠近無幽明生死罔有絲毫遺軼不具以勸後業之補苴者浩乎博哉圓生方育海停岳萃不足以議其博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然嘗輯其凡有三而所以盡者一何謂三曰天曰地曰人何謂一曰中爰自祭祀推步占卜祲禳之官立而天事倫國都郊野道路險固之官立而地事倫治教刑政禮樂事工之官立而人事倫惟茲三者以有目咸覩迺若厥中則罔攸覿六官之元聖意微見其辭若曰以為民中大哉言乎民非中弗克胥

正以生中非禮罔與範天下與來世茲實上帝佑民之本旨而堯舜禹湯所以陳軌立度以啟我後人而底於大成也聖人抽關發鑰俾遐邇是訓亦瞭然著矣惟古作書必序厥指易有序卦書有孔氏之文詩有卜商毛萇衛弘春秋三傳有杜預何休范寗惟茲大典闕然弗修杜子春鄭興康成更授迭釋維訓詁句讀是究是圖莫有秉筆以揭厲宗統不亦陋哉是用追述端緒以訂於前發題曰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益嘆

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至於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可復繼周之後必為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蓋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棊局曲而當盡而不汙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

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其在周公之道葢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蕞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葢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公之制葢非

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急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寬大之意而為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絕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為常先王

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嘆反覆推究而思欲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黒白之不相入尚可考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冊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迨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攷同異以有待焉葉序曰周官晚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矣蘇綽又壞矣王安石又壞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壞

而是書所存無幾矣詩書春秋皆孔子論定孟子諸儒相與彌縫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從井冽於逵衆酌飲焉惟其量爾故治雖不足而書有餘也孔子未嘗言周官孟子亦以為不可得聞一旦驟至如奇方大藥非黃帝神農所名無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瞑眩亂顛錯幾希故用雖有餘而書不足也雖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書他經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書他經其緩者也公卿敬羣有司廢教法齊倫

義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實政在是也柰何使降爲度
數事物之學哉新昌黄文叔始述五官而爲之說亹亹
乎孔孟之以理貫事者必相發明也惻惻乎文武之以
己形民者必相綸經也守天下非私智也設邦家非自
尊也養民至厚取之至薄爲下甚逸爲上甚勞洗滌三
壞之腥穢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雖未能表
是書而獨行猶將合他經而共序也其功大矣同時永
嘉陳君舉亦著周禮說十二篇葢嘗獻之紹熙天子爲

科舉家宗尚君舉素善文叔論議頗相出入所以異者君舉以後準前由本朝至漢遡而通之文叔以前準後由春秋戰國至本朝沿而別之其叙鄉遂溝洫辨二鄭是非凡一字一語細入毫芒不可損益也

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衛官旗軍人等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騾驢牛二十萬八千三百

二十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頭隻事故一萬九百六十八匹頭隻蓋官軍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二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三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五十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騾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

疋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疋頭隻五府并所屬一十八
萬五千五百六疋頭隻實有一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
六疋頭隻事故八千六百六十疋頭隻今休養藩息之
久不知其數何如者也
兵科職掌有守衛官軍四城官軍二揭帖間見正統十
三年所藏二本蓋予私錄且詳識其由也今幾二十年
矣具錄如左
守衛官軍揭帖者衛士守宿內門前班官旗軍校尉

四千三百二十四員名後班少十名東中門七玄武門一北安門二俱只從本門旗軍并隨伍内轉午等四門除東華玄武依前後班於隨伍旗軍内增減十名餘皆定數各門除東中玄武北安如前增減餘亦皆定數官少則以隨伍軍旗補之官軍三日一點揭帖三日一進如十五日至十七日終者則十四日叅羽林前金吾前虎賁左燕山前旗手濟州府軍濟陽府軍左燕山左羽林左金吾左府軍右羽林右金吾右府軍後通州

金吾後大興左等二十一衛各具官軍等項數目奏本送科本科攢揭帖十六日蚤掌科事官於御前奏進十八日留守衛具點閘過數目奏本送科備照留守則中前後左右五衛輪點而例不點閘者隨駕錦衣衛也錦衣暨金吾前後府軍府軍左右後羽林左右虎賁左各衛皆各隨駕衛分

午門至長安左右門

午門　闕左門并守鋪

闕右門并守鋪　端門

承天門　長安左門并守鋪

長安右門并守鋪

東華門至東安門

東華門并守鋪　東上門并東上南北門

東中門　東安牆門

東安門并守鋪

西華門至西安門

西華門并守鋪　西上門并西上南北門

西中門　乾明門

西安裏門　西安門并守鋪

玄武門至北安門

玄武門并守鋪　北上門并北上東西門

北中門　北安門并守鋪

四城官軍揭帖

朝陽等九門十六衛分官軍總四百七十八員名東城

神武左忠義左大寧前西城會州義勇右蔚州左寬河忠義後中則武城中前後大寧中忠義左後義勇中北城忠義前右義勇前也每月三日一點挨次不論大小盡如初一日至初三日點過則本日晚四城兵馬指揮司各具奏本送科本科類揭帖初四日早送司禮監也

九門

朝陽　東直　西直　阜城

正陽　崇文　宣武　安定

德勝

廬陵楊文貞公年幾七十即作歸田趣四時滿江紅詞四首豈亦呂居仁之作有以感發其與趣歟當時卷首沈民則學士隸古先生自序并詞皆錢塘蔣廷暉書畫四段則華亭朱孔易筆也民則廷暉書固已名世而孔易畫評者謂其作家士氣皆具亦今之罕有者矣予嘗從叔簡得石本而厄於營火再求得之則石已壞於牆壓叔簡因以詩來曰歸田詞畫富流傳猶是難兄舊日

鐫愛護無人悲寸毀近來模本不如前公詞今錄於此
春牧霜鬟蕭蕭皇恩重賜歸田里郊郭外草亭四面青
山綠水好鳥好花春似昔同時同輩人無幾一布袍棕
帽任消揺東風裏芳草岸平如砥垂楊徑清如洗散牧
處冉冉晴霞飛綺江色比於懷抱淨都無一點間塵滓
更小兒牛背有書聲清人耳夏耘詔歸田里長散誕天
恩深厚尋蚤歲釣游之所風烟依舊萬物方當嘉會處
一年最是清和候暢幽懷緩緩步東臯觀耕耨竹色淨

槐陰茂荷鋪翠葵舒繡晨忙際兒子大家趁走頻有鶯聲迎杖屨渾無塵影霑襟袖望水南雲似玉光浮籠巖岫秋漁七十歸來西江上堪游堪釣秋水共長天一色也堪吟嘯穩坐木蘭漁艇子大兒能網中兒棹小兒白理會藝香鑪烹茶竈蘋花渚雪爭耀楓葉岸霞相照山無數清比方壺員嶠放浪不知天地外蕭閒底用玄真號聽數聲長笛白鷗前江南調冬樵白首閒居冬風冷偏欺衰老晨光動瀰漫院落六花飛繞坐煖茅柴煨芋

栗老妻孫子圍爐好更兒曹腰斧析枯薪歸來蚤階前

璐池邊縞都總出天工巧石山峯亭下盡成瓊島況是

太平豐稔瑞教兒受護休輕掃看園林一鶴意蕭條尋

瑶草

水東日記卷二十二

水東日記卷二十三

明 葉盛 撰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潞國文忠烈公生真宗景德三年仁宗天聖五年二十二歲進士及第歷事四朝出入將相五十餘年哲宗紹聖四年九十二而卒功名壽考古今罕比呂許公嘗謂其為大有福人信矣公雖不以文章翰墨自名而出口落筆亦自不凡係於人品然也嘗

兩題范文正公所書黄素伯夷頌今蘇州有石刻可模搨其絳州翼城縣新修至聖文宣王廟記雖其少作已有抑邪崇正之意是以録之聖宋四葉止繼明之五年彦博以進士舉中甲科得大理評事宰是邑秋八月二十九日始莅事故事守令始至則郡縣之祠廟悉詣之恭於神訓於民政之本也由是詢於邑吏質之縣圖載祀典享廟食者惟宣聖之祀焉翌日伸祠謁之禮已事而退立於廡下觀其石記即後唐長興三年創是廟也

歲月滋久廟貌弗嚴屋瓦皆隳梁木其壞上不庇於風雨下不容於俎豆縣署直其北裁十數步日有敲扑之喧澮水流於東不三四尺歲虞漂溺之患雖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而守土事神者崇奉之禮豈不闕歟乃謀於同僚規是改作方營善地將構新廟而縣西北隅適有廢廟俗老承傳為湯王行宮事出不經理無常祀既絕蘋蘩之薦鞠為荊棘之墟像設都亡廊廡全隳獨有正殿巍然中立雖丹堊已晦而甍棟

傾崇異乎哉天將以斯室遺夫子耶不爾則胡為十室九廢而獨完茲中宇虛其正位者安所俟乎宜其即是遺構以正兩楹之坐起茲頹垣以崇數仞之牆踵其故以謀新材則易脩變其本而加飾工不告勞命雍氏以芟夷集獲人而塗塈興廢起墜務實去華昔之湫陋者眈眈而雲廕矣曩之荒穢者殖殖而砥平矣翼以東西二室增之屏樹閈閎凡屋壁之間堵其數盈百危昏中而戒事日南至而卒功動適其時不愆於素邑人張會

元以文行稱於鄉曲累舉進士敗於垂成運舛事違退而講授一日覩新廟之既成以列像之未備乃率其徒躬營其事明年春募工於別郡得繪塑之妙者於是塑至聖曁十哲之像逾十旬而告就八月上丁釋奠之禮落之且曰能事畢矣不可無聞於後盍書以志故述其經始之因直謹夫歲月而已杜牧云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孟所謂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賢過堯舜遠矣韓所謂自天子至郡邑守長得

共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社稷壇而不屋豈如
孔子巍然當座用王者禮以門人配自天子而下北面
拜跪禮如親弟子然則夫子之德之尊韓孟言之詳矣
今兹爲記是用略諸時天聖八年九月五日記承奉郎
守大理評事知冀城縣事兼監鹽税務文彦博撰
夏忠靖公永樂中蘇松治水與其給事中同命一日同
宿天寧寺中給事早如廁行甚急公戲之曰披衣靸履
而行給事給事其即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尚書尚書

此先人嘗云

相臺許可用中丞元延祐初科進士文章亦表著一時

有箴名今世所見者可數耳耿好問言其裔孫顥尚藏

文集若干卷惜乎不得見之今日檢舊碑見楊叔璣所

寄晉寧路鄉賢祠堂記公文也其辭曰治民有政化民

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

於私淑者矣惟其不得為親炙也世世之君子汲汲有事

於前修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没而祭

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説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令有不舉者況咸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寓何如人耳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又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鄉大夫猶能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没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間有之矣晉寧在河東為古今名郡廟學罹地震

仆而復建講堂西四賢堂故基獨蕪穢不治今總管仇
侯理棼舉墜劭農敦學歲復告豐治捷桴鼓顧瞻隙地
慨然有懷古之思會監察御史趙君亦以祠鄉賢為言
遂捐俸金倡僚屬士庶而復為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
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
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惟萬物並育
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
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

絶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祭統乎吉然而有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專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被天下也專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為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況為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

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若文中子若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勳德為如何他如裴弘中趙元鎮之相業陽亢宗司空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卿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為晉人沒為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固為從祀孔廟而又

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熏德而善良者益寓其沒世不忘之思非黷也昔魏杜畿為河東太守開置學宮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閩常袞下而未聞有祠今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奇材德之生蓋鼎鼎也明其晦續其絕廓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嗣而秩之者已侯燕人名濟字公度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士元字善甫

御史名承禧字宗吉皆郡人也
歐陽文忠公云漢以來有銀青金紫之號青紫綬也金
銀其所佩印章綬所以繫印者也後世官不佩印此名
虛設矣隋唐以來有隨身魚而青紫為服色所謂金紫
者乃服紫衣而佩金魚爾唐李宗閔謂崔能賜紫衣金
印曰金印綬也今世自以賜緋服魚袋賜紫金魚袋結
入官銜矣今有階至金紫光祿大夫者遂於結銜去賜
紫金魚袋皆流俗相承不復討正也予嘗於今容縣拓

得元次山小像其衣服垂一物似鹿皮紋而長蓋即魚袋也

內府對類書後有巧對嘗見近臣被賜本惜不能記也陳剛中集有二人土上坐一月日邊明楊東里集有人從門內閃公向水邊沿又聞昔有善為是者如紅荷花白荷花何荷花好黑甚子赤甚子甚甚子甜五行金木水火土四位公侯伯子男之類一人赴愬於官云小人告大人上官就令其對即曰上士倍中士近時浙江承

差歸安舉子程敏政皆以此著名要之似此者亦不多見

括蒼王交山先生康論寇準奉駕親征之非曰余嘗讀宋史至真宗時契丹寇河北寇準為相力主車駕幸澶州以鎮軍心夫天子外建諸侯以守疆場内置宰相以為輔弼天子但垂拱而治疆場有事諸侯當致其力朝廷不寧宰臣斯任其責此不易之論也準則昧之而必欲真宗親征則將焉用彼相矣當是時天下方盛祖宗

將相猶有存者準主議牢不可破幸而契丹請和車駕
坦道而南茍或王師失利車駕失馭不惟河北淪於敵
境而天下之事去矣準雖遠遷何補於國哉王欽若雖
曰奸邪其以投瓊為喻豈虛語也由百世之後等準之
議莫能遁其非矣其論李綱請固守京師之非曰宋徽
欽時金人入界李綱力主固守京師以衛社稷夫死社
稷諸侯守土之職非天子之事也李綱不此之悟而欲
留二帝固守京師以待勤王之師與敵背城一戰以決

勝負若綱者賢則遠矣不幾於知常而不知變者乎昔者太王常避狄人之逼孟子又嘗以對滕君矣夫太王滕君皆侯國也及其行權聖賢尤許之況於萬乘之尊乎故唐玄宗幸蜀以避祿山之禍代宗幸陜以避吐蕃之難德宗幸奉天以避朱泚之亂卒賴勤王之師再造唐祚使當是時三宗皆如李綱之議則安祿山吐蕃朱泚之慘三宗能不震驚乎綱力主其議二帝從之幸而斡里雅布以師退京師賴以無虞及綱罷以是後朝臣

不違行幸之議至冬金復入冦何㮚又執綱議欽宗以足頓地誓死社稷朝臣乃不復言遂至二帝北廵貽宗廟之羞遺人民之禍實自綱㮚知常而不知變之罪當時之計莫若從太王避狄之謀而襲三宗出幸之事命康王為元帥李綱為相權之不撓用之不疑詔徵天下勤王之師以衛王室斯善之善者也即有不虞亦無北遷之禍顧乃為守土臣之計致二帝身亡國削哀哉哀哉今按交山之説固然惟宣德中漢庶人事時議亦洶

洵莫定賴楊文敏數公者力勸親征事以克濟正統十四年冬徐元玉先生以占天候氣為言土木之潰既驗即畜南遷之議幸而其議不行不然事未可知也善乎楊誠齋之謂天下之事不難於議而不易於處斯言當矣

臨川李性學古今文章精義僅百條門人益都于欽止至順中䟦云二百八條豈刻者之誤歟後又有署云文章作法緒論凡十一條宋孟僖語也卷末又有論述其

云袁清容文長於應制歐陽原功文未離賦體未見切當不知何人所評豈亦出古信耶覽者詳之夫六經而下左丘明傳春秋而千萬世文章實祖於此繼丘明者司馬子長子長為史記而力量過之在漢為文中之雄繼子長者韓子深醇正大在唐為文中之王繼韓子者歐陽公淵永和平在宋為文中之宗他若班孟堅之詳贍柳柳州之精覈曾南豐之峻潔王臨川之簡淡蘇長公之痛快國朝之文若趙江漢如星斗着天行列森羅

而光氣煥發劉靜修如御車廣路輪轅堅壯而馳騁自得姚牧庵如豫章拔地深根而巨幹故枝葉挺茂程雪樓如王侯第宅門廡堂室内外莫不完壯元清河如項籍將兵人人足用馮海粟如符堅總師以多而敗虞邵庵如長江大河清暢渾浩會歸於海而後止黃金華如洪陂巨澤風浪不驚湛然一碧揭豫章如明珠在囦光輝不露而自然人知其為至寶馬石田如彛器陳於宗廟無甚華飾而質雅可觀柳待制如禮家之備節文禮

縟重復李五峰如秦漢間人語言嶄絶而頓挫至如袁清容博奥敏捷長於應制如歐陽圭齋靡碩鋪舒未離賦體俊邁如陳莆田雅馴如程黟南平順而氣益盛如貢宣城潔淨而力稍弱如危太僕是十數公雖時有後先皆以文而知名者也

世有可鄙庸人俗子變雅為俗易正為邪實行妄作强名解事或從而妄自矜詡而不知遭其不幸者多矣如所謂劈琴煑鶴花上晒褌之類是已孔承文上舍嘗惠

於孔林數碑內一通題曰孟氏祖庭圖記卷第一皆界為格子曰斷機則有一嫗一男曰傳食諸侯則車騎兩兩曰思孟傳受則兩人對坐曰問利曰問治國則為王者儒生坐立之狀且引堂下一牛既甚可鄙其字畫標目書手刻工尤為庸俗之甚細觀之則其中隱隱有磨去字痕唉安知其非漢唐時碑刻耶此豈孟氏不才後人所為或庸俗上官使然耶政亦可惜吾恐天地間似此者尚多又奚傷乎是碑也

宦游錄云辛稼軒自北初還朝留建業忽患疝疾重墜大如桮遇一道人教以取葉珠即薏苡仁用東方壁土同炒黄色去土用水煑爛入砂盆内擂成膏每用二錢以無灰酒調數服漸消程沙隨亦得此疾稼軒以此授之亦効如不及時只於藥鋪買乾者亦佳按本草薏苡仁上品為君臣養心久服輕身不老味甘平無毒

水東日記卷二十三

水東日記卷二十四

明 葉盛 撰

宋理宗朝内璫有侮吾夫子者令馬遠畫一佛中坐老子側立孔子問禮於前俾江古心子遠贊之子遠立成曰釋迦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絕倒在地張篠庵初登第施狀元槃一日出釋老侮孔子圖即口占云釋老猖狂侮大儒書生為爾發長吁不知過宋圍匡日還似

於今畫裏無又曰拂鬚揮麈彼何人放誕能無愧此身名教萬年齊日月須知魯國一儒真葢亦相題游戲云爾

豫章熊天慵先生二百年前江右大儒也其遺文世不多見偶見其重修廣州路學大成殿記一篇其辭曰皇元混一海宇南訖海外咸暨聲教廣為南海一都會肅政廉訪司宣慰元帥府所親涖皆以敬教勸學為第一義於是禮殿壯麗甲於南方元貞初嘗一修之速成苟

簡遡底蠱圮勢不得不改作乃相與謀鑒前欲速圖後
可久因沒官巨材復買其半以足用凡買磚甓礎石諸
物悉從市賈工匠夫役皆僱募廉訪使多爾濟巴勒公天
璋創其始副使德呼薩巴公成其終副使李公德厚僉
事張公世榮范公致穀色勒敏公經歷董邦用知事王
淑照磨戴從龍衆史協心同力帥府以副帥王公從政
董其事帥募穆齊英佐史周南梁晟從副帥日至督視
材必堅良工必精緻廟殿經始於丁巳之春塐像肇作

於丁巳之冬而畢成于戊午之秋儀門廊廡新與廟稱凡用匠以工計者二萬役夫倍之鈔中統以貫計者六萬米以石計者四百其半取於贍士之餘其半有司徵布以給之物無彊賈民無横役財無濫用對聖賢而無愧勤金石而可書教授陳學禮殫其心力迄用有成述其始末書來請記於熊朋來且曰昔廉訪李公致道構尊經閣余公璉新明倫堂今使者歸侵疆覈隱租購羣書明載籍於是教養悉備廣學固有春秋祭樂今叙二

亭前曰思敬後曰正德以為肄樂之所幷書之余之為瑟譜也蓋閲諸學之譜而正其訛酌獻之曲必按月律江廣諸郡多用之因其來請授以藏諸書閣肄樂則按譜取聲奏諸新殿尚其足以招和氣之祥而蒙斯文之福且夫聖人道高德厚教化無窮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遊聖門者猶曰不可見豈比異端以殿宇之雄為誇美哉特為禮樂之官任民社之寄者舍是無以見奉詔之勤吾誦其詩讀其書洋洋在上

如親見之矣皇明方耀科舉肇興雖嶺海如在殿陛前人物與產不多見見必奇傑必有應文運而起於南海之濆者延祐六年正月日豫章前進士熊朋來撰

王婦者夫家臨海人至元十三年王師南伐王婦夫舅姑俱被執師中千夫將見王美麗乃盡殺其舅姑與夫而欲私之王婦憤痛即自殺千夫奪輓不得死責俘囚婦人雜守之婦欲死不得間自念當被汚即佯曰若殺我舅姑與夫而求私我所為妻妾我者欲我終善事主君

也我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天君焉用我為願請為服碁月若不聽我我終死爾不能為若妻也千夫畏其不難死許之然愈益置守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劇水上守者信之滋益懈過上清風嶺婦仰天竊嘆曰我知所以死矣乃齧拇指出血寫口占詩山石上已南鄉望哭自投崖下以死或視血則血漬山石間盡已化為石天且陰雨復見血僨起如始日當是時后妃嬪媛不死之三公九卿不死之郡國守邊大吏絕不

死之而貞婦獨守死下從舅姑與夫獨何仁也夫人秉彛之性靡不有乃匹夫匹婦出之遂以驚動萬世若人人慮此則金湯不足喻其固矣鉤戟不足喻其强矣志士仁人不足喻其知矣何有去國僨家之憂彼貞婦何為者顧奮為烈丈夫之所不能為唉宜為而有不為悲夫至治間其邑丞徐端為起石祠樹碑祠中以旌其鬼焉余曰始我見長老言貞婦所從死不能悲也後身過其地見拇血化為石追念貞婦決死時旁皇悲傷不能

去豈其鬼未泯尚猶感人邪嗟乎匹夫匹婦顛沛流離
誠能動天如此夫天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永嘉李孝
光記亞中大夫紹興路總管兼管内勸農事泰不華書
四明王永仁刻兼善侍郎遷紹興總管諸公分題作詩
餞行得清風嶺乃為賦清風篇康里巙清風嶺頭清風
起佳人昔日沈江水一身義重鴻毛輕芳名千載清風
裏會稽太守士林英金榜當年第一名一郡疲民應有
望定將實惠及蒼生右二碑自野狀元篆子山行草皆

今司馬祭酒在科中時所惠書刻之精不必論已獨念達公後來竟以淛東元帥節死於海不愧貞婦不負科目蓋觀公之好尚亦可以知其人矣是雖本於公志操之素定然李先生平日講學之功子山公朋友期待之切要亦不為無助云

信史古今所稱歐陽子曰有欲書而不得書有欲書而不敢書則遺漏一也諱二也曾南豐曰公以齟齬終功行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

信歟則拘於著令三也偏私不公四也朱子曰一時館職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則史官之才不足五也斯五者蓋常常有之固不敢謂無於是乎信史誠有未足信者矣雖然揭文安公嘗論史官不當專尚史才必以心術為本而楊文貞公亦云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苟出於私意無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然則修史者又必有揭楊之心之才而後可噫盡信書不如無書斯言其果信矣夫

祭酒安成李先生於劉履風雅翼常别加注釋視劉益
精焉嘗見魏瑶縣丞卷子有先生手書十九首註惜不
能全記其行行重行行注曰此古詩十九首之一也劉
先生補註云賢者不得於君退處遐遠思而不忍忘故
作是詩言初離君側之時已有生别離之悲矣至於萬
里道遠會面無期比之物生異方各隨所處又安得而
不思慕之乎夫以相去日遠相思愈瘦而遊子所以不
顧還返者第以陰邪之臣上蔽於君使賢路不通猶浮

雲之蔽白日也然我之思君甚底于老宜何如哉惟努力加餐飯而已竊嘗反覆詳玩以為行行重行行者有遅遅不忍去之意曰生別離者不當別而別雖曰生別離而有死別離之悲之意存焉重行行其行蓋不遠至於萬里道阻會面無期則君臣之心不相投合有如代馬越鳥南北背馳相去日遠相思益深而不覺其憔悴益甚也然相思雖深猶幸君心一悟而召已及其讒邪之臣蠱惑君心終以不悟如浮雲之蔽白日故長往而

不復顧念還返也中之意猶兾君心悔悟則其思有時而已今而君心既不悟則其思至於老死而後已吁忠愛不忘君之情何其至哉末二句聊以自寛譬云耳葢亦無可奈何之辭也

楊廉夫正統辨誠亦萬世公論解學士縉大紳所作元鄉貢進士周君墓表載其上書萬言畧曰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元當承宋不當承金修史當以宋為正統書奏不報獨吾季大父伯中以為然

復上書揭文安公皆譁然以為狂揭公深是之而不能主也嗚呼是雖一時廢不用萬世之下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予謂其言可以佐佑廉夫之說雖然豈惟是哉在元有鉅儒吳文正公亦曰元氏宅中土神皇主天下書傳三千年未有如此者中外之辨豈不明甚矣乎我太祖皇帝諭孔氏之詔曰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除亂以安中夏大哉王言矣後來吳思庵訥岳武穆褒忠錄序亦皆是說之與衛羽翼世必有是其說而與數書並傳者

矣

東里集諸廟學記皆精當惟晚年所作寧國府一篇可疑葢文昌事既不經而國學制亦無此獨書之歐陽文忠公云不知祭義者以孔子官立祠祭為尊為禜為有德之報至斥為謬論而張文昌亦嘗以韓子用事謬誤以其巍然端坐語不合古祭用主之義也況宋學士太學碑已言我朝祭木主能革千載夷習矣而此文乃云冕服南面以崇報也何耶

離騷經文公先生之手無遺憾矣近得一書云變離騷
蓋斷簡也當竢知者足之　高元之先生變離騷序
騷有九篇　愍畸志　臣薄才　惜來日　感回波
力陳危衷　悲嬋媛　古誦　繹思　變離騷者汲京
高元之之所賦也風雅之後離騷為百世詞宗何為而
以變云乎哉探端於千載之前而沿流於千載之後然
則非變而求異於騷將以極其志之所歸引而達於理
義之衷以障隄頹波之不及也昔周道中微小雅盡廢

宣王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而大雅復興褒姒之禍平王東遷黍離降為國風王德夷於邦君天下無復有雅然列國之風違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故風雖變而止乎禮義逮株林澤陂之後變風又亡陵夷至於戰國文武之澤既斬三代禮樂壞君臣上下之義瀆亂舛逆邪說姦言之禍糜爛天下屈原當斯世正道直行竭忠盡智可謂特操之士而懷襄之君昵比羣小讒佞傾覆之言惱堙心耳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離騷之作獨能崇

同姓之恩篤君臣之義憤悱出於至誠不以汙世而二其心也愁痛發於愛上不以汚君而韜其賢也故離騷源流於六義具體而微興遠而情逾親意切而辭不迫既深之以九章又重之以九歌遠遊天問大招而猶不能自已也其忠厚之心亦至矣班固乃謂其露才揚巳苟欲求進甚矣其不知原也是不察其專為君而無他不知寵辱之門之意也顔之推至謂文人常陷輕薄是惑於固之說而不體其一篇之中三致其意之義也遠

遊極黃老之高致而揚雄乃謂棄由聃之所珍大招所陳深規楚俗之敗而劉勰反以娛酒不廢謂原志於荒淫豈騷之果難知哉王逸於騷好之篤矣如謂夕攬洲之宿莽則易之潛龍勿用登崐崘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就重華而陳詞則皐陶之謨又皆非原之本意故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損其真然自宋玉賈誼而下如東方朔嚴忌淮南小山王襃劉向之徒皆悲原意各有纂著大抵紬繹緒言相與嗟咏而已若夫原之微

言匿吉不能有所建明嗚呼忠臣義士殺身成仁亦云至矣然猶追琢其辭申重其意垂光來葉待天下後世之心至不薄也而劉勰猥曰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致徒欲酌奇玩華豔溢錙毫至於扶掖名教激揚忠蹇之大端顧鮮及之如此則原之本意又將復亡矣

魏國徐公承宗貌偉異常衣冠儒雅守備南京數年廉公正直都人能稱道之天順庚辰予入議還適外舅尚

書耿公卒於位發紖之日蚤得寒疾卧病即之寓館聞
是日柩在途公偕其同事追而及即下轎從而諸公皆
下轎徐徐行幾一里始復乘轎送至江濵時行人亦以
公臨喪有禮云

水東日記卷二十四